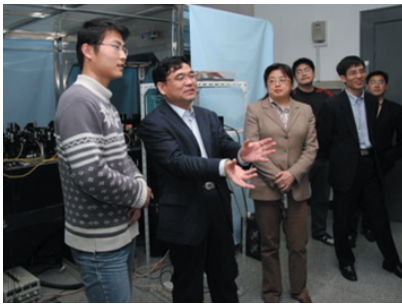


·科技界声音·



图片来源:科学网

在目前状况下,可以在合理设置课题经费强度的同时,通过在国家层面建立信息共享等机制,严格控制科研人员从不同渠道申请和承担国家级重要科研项目的总数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教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 郭雷
《人民日报》[2010-10-26]

从诺贝尔奖 110 年的发展历史看,相关资料显示,其科技奖获奖人作出获奖成就时的年龄平均为 35 岁。如果只是一味以关系、名望、社会地位论英雄,那么这些获奖人的前程就很有可能被制度毁掉。

——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教授 史仲文
《中国教育报》[2010-10-18]

我最珍贵的回忆是导师费米的教导。有一次,他问我太阳中心的近似温度是多少?我说大概是多少多少。费米说你验证过吗?我回答说没有。费米说:“必须自己独立证实,才可信任。我们想个办法,使你可以自证”。后来,费米提出建议并帮我设计,手工制造了一架专用的的大计算尺。有了这个“大玩具”,我很快就可以自己运算太阳内部的温度分布了,这大大增进了我的自信和兴趣。这种一对一的讨论使我获益匪浅。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李政道
《光明日报》[2010-10-31]

美国有各类实验动物 2.6 万余种,而中国仅有 1000 多种,当未知传染病袭来时,我们无以应对,如在非典、流感动物模型构建的过程中,缺少棉鼠、雪貂等对呼吸道病毒敏感实验动物资源;在制作结核动物模型时,缺少豚鼠资源;在制作肝炎动物模型时,缺少土拨鼠资源。应该建立

丰富的实验动物品种资源,作为应对新发传染病的技术储备之一。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教授 秦川
《科学时报》[2010-10-19]

国内年轻科研人员(其中包括博士后)的待遇太低了,这很难吸引在海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回国工作。由于国内工作薪水较低,即便是在国内读完博士的学生也宁愿到海外继续深造,(为吸引年轻优秀的科研人员在中国工作,)中国亟待提高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 施一公
科学网 [2010-10-26]

科研需要“发愣”。我的老师、中国声学界泰斗马大猷院士就喜欢“发愣”,我经常见到老师在办公室独自发愣,别看面无表情,其实脑子在飞速运转。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是,对于国内科学家,“发愣”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个没有时间思考的科学家,其科研能力必然会一点一点地枯萎。

——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发展局局长 田静
《中国青年报》[2010-10-21]

地质学科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它不被社会广泛认同,属冷门专业。而缺乏广泛的公众认识,是难于发展提高的。西部、基层吸纳本科以上人才难,地勘一线人才短缺。目前的大学教育同质化现象严重,大家都要办研究型大学,一线急缺人才谁来培养输送?地质教育要为地勘一线培养输送人才。

——中国地质大学人文经管学院教授 余际从
《科技日报》[2010-10-26]

在人力资源总量上,中国依靠人口众多的优势,在 G20 国家中排名稳居第一,然而,更能反映一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指数却连续 5 年排在第 18 位,指数值仅是美国的 1/12,日本的 1/10,差距非常大。人力资本构成指数反映了本科学历以上、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所占的比重。2004-2008 年,美国、日本一直高居人力资本构成指数的冠亚军。这说明中国人力资源总量虽大,但是拥有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比例却很低,劳

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主任 倪鹏飞
《中国青年报》[2010-10-26]

我相信在未来 20 年之内,备份大脑的所有内容,就像在电脑上备份文件一样。这意味着它们可能备份每种思想,每种经历,以及让我们成为个体的一切。虽然可能听起来有些荒唐,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因为预测环球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现,人们曾认为我疯了,但它发生了,按照我的预测发生了。

——美国计算机专家 Raymond Kurzweil
《科技日报》[2010-10-27]

我 8 岁时还没有学会阅读,而在自己被诊断出患有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雷氏症时,自己在学术上一无所知。我的功课常常是一塌糊涂,尤其是我的书法,曾让我的老师绝望。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绰号“爱因斯坦”。如果你时刻面临死亡,你将会意识到活着的价值,并珍惜时间多做事情。

——著名物理学家、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 Stephen Hawking
国际在线 [2010-10-22]



图片来源:科学网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专门有一章是谈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一章需要的数据要求是正式发表的,连续 30 年以上的观测记录。这个报告引用了将近 3 万个观察点,有 2 万多都在欧美,亚洲有 7 个,中国一个都没有,因为没有合格的数据,中国没有连续 30 年的系统研究和监测。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吕植
《南方都市报》[2010-10-18]
(责任编辑 杨书卷)